

戊午暑期
国文讲义汇刊

钱基博等 著 傅宏星 点校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戊午暑期
国文讲义汇刊

钱基博等 著 傅宏星 点校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戊午暑期国文讲义汇刊 / 钱基博等著, 傅宏星
点校. —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0. 10

ISBN 978 - 7 - 5495 - 0021 - 5

I. ①戊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汉语—师范学校—
教材—民国 IV. ①H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78454 号

总 监 制: 郑纳新

策 划: 郑纳新

责任编辑: 魏 东

装帧设计: 赵 瑾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
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 021 - 31260822 - 129/139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(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: 276017)

开本: 889mm × 1 194mm 1/32

印张: 6.375 字数: 100 千字

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 0539 - 2925659)

出版说明

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昌盛,名家名作接踵相继,令人目不暇接;正是此种繁荣,铺垫了今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故谓思想文化实乃一个民族进步的关键所在,只要有思想文化的活跃滋长,民族精神可以起衰继绝,民族血脉可以雄劲康健。而文化的发达,首在继承。唯有继承,始有创造。而继承的关键在乎吸收精华,剔除糟粕。故而,我们遴选二十世纪文化学术名作,重新校订出版,以便于各界读者阅读鉴赏与研究参考。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

上海贝贝特文化传播公司编辑部

二〇一〇年八月

序

世常慨宿学之士，日即凋谢；而后起之师范生，芜陋不学，无以启童蒙。斯文之丧，不可复挽。余窃恫之。然一念师范学校之课程，五年中明定治文学者不逮一千小时，欲其工文，非劬学不能也；则益恫。毕吾校之业以去，入公私小学校为童蒙师者，数将二百，能文者仅十之一二，能文而善于启童蒙者，百之一二而已；则尤恫。思有以启迪之，久而未得其术。继乃商之钱君子潜、薛君公侠、沈君颖若，三君皆雄于文，同时掌教吾校者也。本年暑假，集及门诸子来校治文学。而三君为之讲授，历三周有奇，虽酷暑不少辍，盖亦勤矣。往昔劬学之徒，其始占毕也，每苦于无师友。有一字之疑，冥心孤搜，历旬日而不得其确解，则愤。愤极而一旦豁然，则又大喜。自科举废，学校兴，矫记诵之失，而重启发。入其门者，宜得师友之益矣，而其效乃反逊，何也？心纷而听藐，芸芸青年，习为故常。吾校诸子，忏悔于终业之后而自怨噬脐之无及者亦数数矣。《记》有之：“教然后知困。”今诸子困矣！

意者三周讲习，获益逾于五年，未可知也。余以及门诸子未来校者尚多，而校外之苦无师友者亦岂鲜少。因取三君讲义，付之剞劂，示学子以径途，为自力研究之一助。若夫三君学识之伟，诏示之勤，读其书者当自得之，毋待余之赘言也。中华民国七年九月，无锡顾倬序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。

目 录

国文研究法

序	3
第一章 文	4
第一节 原文	4
第二节 正义	6
第三节 审美	8
第二章 国文与外国文	14
第一节 匡谬	14
第二节 文字	15
第三节 文章	20
第三章 国文研究法	30
第一节 治古	30
第二节 自作	63
第三节 改文	71
第四节 讲授	73

作文法述略

序	79
立意	82
运笔	92
谋篇	105
修辞	121

七经纲要

序	131
第一章 总论	133
第二章 《易经》	135
第三章 《尚书》	141
第四章 《诗经》	146
第五章 《礼记》(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附)	154
第六章 《春秋》	163
第七章 《论语》	176
第八章 《孟子》	181
第九章 读经之法及运用经语	189

国文研究法

无锡钱基博述

序

右《国文研究法》三章，计得三万二千言，乃戊午暑假期间，本校校长顾述之先生属与旧毕业诸君商量文字而纂录者。（博）鲁不学，何敢谭文！然侧闻先生长者之绪论矣，乃述旧闻以相告诺，苏东坡所谓“药进医手，方传古人；若已经效世间，不必皆从己出”者也。孔子毅然以斯文自任，而其言不过曰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”已耳。（博）何人斯？请事斯语，以与诸君周旋为进药之医手矣！惟孔子歿而道丧文敝，百家各以其说鸣。此一是非，彼一是非，亦既无所折衷，譬之芳草油油，弥望而是，畴为不死之药。（博）左捋右撷，不惮旁搜远采，然非身试无毒者，曾不敢以诸君不费之驱为尝试也。曰若稽古帝神农尝百药，察其酸苦之味，告人知避就。（博）其为神农矣乎？虽一日遇七十毒，匪所恤已。区区之愚，惟诸君裁幸。无锡钱基博识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之精忠柏石室。

第一章 文

第一节 原文

梁刘勰著《文心雕龙》开宗明义第一篇曰：“文之为德也大矣，与天地并生者何哉？夫玄黄色杂，方圆体分，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，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。此盖道之文也。仰观吐曜，俯察含章，高卑定位，故两仪既生矣。惟人参之，性灵所钟，是谓三才，为五行之秀，实天地之心，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。傍及万品，动植皆文，龙凤以藻绘呈瑞，虎豹以炳蔚凝姿，云霞雕色，有逾画工之妙；草木贲华，无待锦匠之奇。夫岂外饰，盖自然耳。至于林籁结响，调和竿瑟，泉石激韵，和若球铉，故形立则章成矣，声发则文生矣。夫以无识之物，郁然有彩，有心之器，其无文欤？”此文之原也。夫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。言者志之所之，而文者物之相杂。然则心不可蕴，故润色以形容；辞不可陋，故错综以尽变。《易》曰：

虎变文炳，豹变文蔚。又曰：物杂故文。《国语》曰：物一无文。（《左传》“言之无文，行之不远”，后人每不解何以谓之无文，不若仍用《外传》作注曰：“物一无文。”）徐锴《说文通论》谓：“强弱相成，刚柔相形，故于文，人为文。《朱子语录》，称两物相对待，故有文，若相离去，便不成文矣。此文之体也。盖天下之美术，莫不始于自然，中于思化，终于成美，而文亦美术之一也。推所由起，必依二性：一曰所纳，一曰所生。如人呼吸，自然相须，不得而离，云露花鸟，动寂殊致，见者知之。既往见中，即名所纳，感于动寂，而为忻叹。凡此忻叹，见所生也。即名所生，所生缘纳，而由微之著，由隐之显，厥序以五：一曰契象。云露花鸟，触为忻叹，忻叹既著，所纳益坚，由纳生生，由生复纳，生纳双凝，是为契象。二曰模效。契象既深，取而不舍，雕缕成貌，涂附为形，凡此之伦，咸拟真似，虽始朴疏，美实基斯，是为模效。三曰选择。模效既彰，有其优劣，复由爱否，而决趣舍，是为选择。四曰思化。众技毕陈，优者有甚优，劣者有甚劣，或优劣时糅，可以节取，于是斟酌损益之虑生，遗貌求神，超然独悟，旧之契象，且从迁失，是为思化。五曰创作。思化既周，玄解方新，辞必已出，卓然有成，是为创作。综斯五者，可以成文矣。然而未尽美也，夫文之至者，不必执迹以求之，若感兴一至，惓然有动，则出之洸洋而不可遏。唐李德裕《文章论》曰：“文之为物，自然灵气，恍然而来，不思而至。”宋陆游《文章》诗曰：“文章本

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粹然无瑕疵，岂复须人为！”此何谓也？感兴至也。感兴之孕育，有内品者，有外品者，内外合而情文相宣矣。惟其合也，可遇而不可求。宋朱夏《答程伯大论文》：“譬之风之于水，适相遭而文生也。故鼓之而为涛，含之而为漪，蹙之而为毂，澄之而为练，激之而为珠玑，非水也，风也，二者适相遭而文生也。然感兴之散也，何以凝之？曰：用志不纷，乃凝于神，则有构想。构想而后修饰，修饰而后备，备而后美，至美而文之能事尽矣。”

第二节 正 义

文有二义焉。（甲）文者，述作之总称。凡可写录，箸为文字，皆此类也，是谓广义。但有成章，靡不为文矣。（乙）以文为述作之殊名。非可漫喻，惟当宗主情感，以娱志为归，而其行文尤贵奇偶相生，音韵相和，如青、白之成文，如咸、韶之合节，非清言质说者比也，非振笔纵书者比也，非佶屈涩语者比也，是故梁昭明太子撰《文选序》，以为经也子也史也，非可专名之为文也。专名为文，必其综缉辞采，错比文华，事出于沉思，义归乎翰藻而后可也。准斯以谭，则所谓文者，其范畴属于情感，不属于事实。其主旨在导人之意旨使高尚，非欲以之潜发智虑，凡楚词之骚，扬马之赋，南朝之诸体文以及唐人之诗乃属之。

《文心雕龙》称“无韵者笔，有韵者文”，则文乃述作之殊名审也。然情文要期相宣，岂惟韵文为然。《史记》称，虞卿非穷愁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。又曰：“诗书隐约者，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于羑里，演《易》；孔子厄于陈蔡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乃著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而论兵法；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；韩非囚秦，说难孤愤；诗三百篇，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也。”凡厥所指，皆散文也，而太史公书必推言之于穷愁意有郁结发愤之所为作。明太祖谕詹同称，孔明《出师表》亦何尝雕刻为文，而诚意溢出，至今读之感动。仁义之人，其言藹如，则甚矣情之不可以已也。古人论文明必情深，固不必专指韵文言之，其不可通一也。且《文心雕龙》一书，为后世论文之祖，而其论文，必原于道，征圣而宗经。宋周子《通书》云：“文所以载道也，轮辕饰而人弗庸，徒饰也。况虚车乎？”《元史·儒学传》称“六经者道之所在，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”。是文固不徒以抒情，而乃云主情感。其不可通二也。且班固撰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因刘向《七略》，总群书而条其篇目；其中有《六艺略》，有《诸子略》，有《诗赋略》，有《兵书略》，有《术数略》，有《方技略》，非不以艺文标目，而诗赋不过其中一略，正不必昭明《文选》，独为不刊。且即以昭明《文选》论，其中如诏、册、令、教、文、表、上书、启、弹、事、笺、奏记、书、檄、对问、序、史论、

史述、赞、论之属，凡十八类，何莫非直言之言、论难之语？而未尝不以入选，乃必曰有韵者文。其不可通三也。故曰：文者，述作之总称。用以会通众心，互纳群想。而表诸言语兼发知情，知以治教，情以彰感，譬如舟焉，知如其柁，情为帆棹，知标理悟，情通和乐，得乎人心之同然，斯为合矣！

第三节 审 美

刘勰著《文心雕龙》论文之美，曰秀曰隐。隐也者，文外之重旨者也；秀也者，篇中之独拔者也。夫隐之为体，义主文外，秘响傍通，伏采潜发，譬爻象之变互体（言其取义无常），川渚之韞珠玉也。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，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，始正而未奇，内明而外润，使翫之者无穷，味之者不厌矣。彼波起辞间，是谓之秀，纤手丽音，宛乎逸态，若远山之浮烟霭，变女之靓容华，然烟霭天成，不劳于妆点，容华格定，无待于裁镞，深浅而各奇，嫩纤而俱妙，并思合而自逢，非研虑之所求也。或有晦塞为深，虽奥非隐；雕削取巧，虽美非秀。故自然会妙，譬卉木之耀英华；润色取美，譬绘帛之染朱绿。朱绿染绘，深而繁鲜；英华曜树，浅而炜烨。秀句所以照文苑，盖以此也。推其所论，意境之美曰隐，字句之美曰秀，义取众喻，道贵自然，此其旨也。李德裕论文章，如日月，“终古常见，而光

景如新”，此语亦善喻文之美者。然文之美，有阳刚之美，有阴柔之美。盖《易》贲卦、彖传言：“柔来而文刚，分刚上而文柔。刚柔交错，天文也；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”《说卦传》又言：“分阴分阳迭用柔刚，故易六位而成章。”文章之体之本于阴阳刚柔，其来远矣。顾后世文家，未有论及之者。惟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，言：“志动于中，歌咏外发，尝推本于民稟天地之灵，含五常之德，刚柔迭用，喜愠分情。”《文心雕龙·镕裁篇》云：“刚柔以立本，变通以趋时。”皆以此为言而未畅厥旨。及至胜清桐城姚鼐《答鲁絜非书》言之，乃详其说。曰：“天地之道，阴阳刚柔而已。文者，天地之精英，而阴阳刚柔之发也。惟圣人之言，统二气之会而弗偏。然而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论语》所载，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。值其人其时告语之体各有宜也，自诸子而降，其为文无弗有偏者。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，则其文如霆如电，如长风之出谷，如崇山峻岩，如决大川，如奔骐驎；其光也，如杲日，如火，如金镠铁；其于人也，如凭高视远，如君而朝万众，如鼓万勇士而战之。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，则其文如升初日，如清风，如云如霞如烟，如幽林曲涧，如沦如漾，如珠玉之辉，如鸿鹄之鸣，而入寥廓。其于人也，謦乎其如叹，邈乎其如有思，暖乎其如喜，愀乎其如悲。观其文，讽其音，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，举以殊焉。且夫阴阳刚柔，其本一端，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，则